

126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

第十四期

劉英士主幹

再論貸金與獎學金

若將各大學現行的貸金制度改為獎學金制，只要運用得宜，我以為至少可以兼收兩利：第一，因為分等給獎係以鄭重舉行的嚴格考試為依據，學生成績愈優，則其可得獎金之機會愈多，所得獎金之數額愈大，故必能收提高程度之效；第二，因為金名既稱「獎學金」，目的不復偏在救濟，青年僅憑家境清寒，固不足以伸手領取公款，這是成績不著，也不一定保得得獎之權，必其所治之學，政府認為該獎，而後可以得獎，故特獎金名額之適當分配，很容易使大學各院系科取得應得發展之效。以現狀而言，理學院各系都感學生太少，文學院之一部分亦然，至於法學院之經濟學系，則因「出路」寬廣，課堂全擠滿了。如果教育當局也和我們一樣，承認這個不是健全現象，則固有方法使冷門變熱，熱門變冷。譬如數學系，依著我的估計，只要能設五十個獎學金名額，便可以使每級保持二十人之數，教室內也就不太寂寞。繁榮的經濟學系，暫時可聽它去專收自費學生，用不到錦上添花，浪費獎學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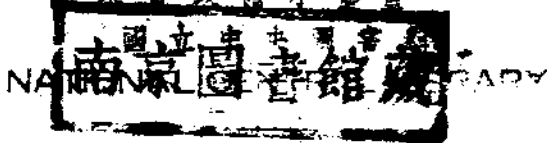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獎學金的變重作用是使學生努力用功，並使國家認為該有人學的科目，都有人學。現在領用貸金的學生，荷其所治之學確為國家需要，而其成績又甚卓卓，同皆有得獎金希望。獎金係以競爭而來，可以視為應得權益，並非「嗟來之食」，取之者既不傷廉，與之者亦不傷惠，實較貸金制為高明萬倍。貸金制的理論根據，只不過是生存權利。然有生存權利而今生存發生問題的人何止戰區學生？即以戰區學生而言，政府固亦未嘗一予以貸金。現方開始領用貸金的大學一年級生，數目前是高中學生，除了幾個國立中學以外，那裏也有貸金？各國政府的戰時救濟事業，首及產婦與嬰兒，其次則為小學生與傷兵。中學生以上，大都已至可以工作之年齡，如有資於選免兵役，而又無力升學，則應走到社會各部門去自尋生路，不該拖累政府。大學生都在兵役年齡，論理應得踴躍從軍。政府在這方面，既已法外施仁，而又益之以貸金。幸虧農民無知，剛剛伏地地拉被征，否則，我不知道我們的政府果將何辭以證它的本身措施尚屬公平！中國的普及教育，幸虧也是沒有辦到，否則，我不知道我們的陸海空軍是否將到外國去招！

大學生於選免兵役之外，還要政府給以經濟上的援助，若是合理的話，恐怕只有一種理由，即其可能的學術成就會使未來社會蒙受其益。所以大學生的負債資格，應憑他的可能的身心發展；而其還債的方式，則應當是學術報國——獎學金制實最符合這個原則。貸金屬於救濟性質，不會「嗟來之食」，雖不免有裝窮冒領之人，却非優秀青年所其歡迎。至於獎學金之領用，因須經過考試，庸劣份子自將不能染指，這也許是可擔保的，然而我總覺得，我們的「最高學府」似不必更兼充「車田院」。(英)

星期評論社出版

中國文化出版社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廿五日



摧毀日本的海軍

我們望之已久的太平洋大戰，現在已因日本自毀艦隊而得成事實。日本是一島國，非特海軍掩護，它的陸軍無論如何強勁，總不能夠飛過海去侵略他國。故欲徹底摧毀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供應能力，必須消滅它的海上勢力。中國自從甲午以後，早已深洋與嘆，僅憑我們自己的力量，至多只能殲滅在華敵軍，斷不能渡海遠征，直搗東京。

現在好了，不自量力的日本軍閥既向世界兩大海軍國家實行挑戰，則以三與十之比，我們堅信，日本的海軍艦隊，縱使善於偷營劫寨，在初期獲得小小勝利，而於不久的未來，必將遭遇它的注定的命運。

異想天開的邏輯

日本人的實用邏輯，顯然是很奇異的。他們想解決「中國事件」，發現英美兩國站在中國背面，於是抱定決心，先將英美打倒，而後處置中國。此似小倫想跳人家門牆，回過頭來看見街上警察與行人，驚恐於人抓住，乃決拔槍亂射，爾後行竊。

這種邏輯向本身雖是荒謬絕倫，然而日本人竟敢執着不放，還以此以賭博迷！

難乎其為使者

我們頗有理由相信東條內閣為達倫新加坡與珍珠港的目的起見，不但有計劃地欺騙羅斯福

是邱吉爾，而且很殘忍地犧牲他所派往華盛頓的忠實使者。要是來稍與野村事先知道他們所負的使命就是犧牲英美的防備，而非誠意尋求避免作戰的方案，那末，他們的表現不會那樣自然，甚至於在美艦七隻既被擊沉以後，還到國務院去飽受一次神經上的刺激。華盛頓是在二十世紀，這兩位可憐的「和平」使者不致被人割耳刈鼻，然而我們設想他們最後離開國務院之際，面對着一批不勝驚異的新聞記者，臉上該帶一副什麼氣色！

據華盛頓八日合衆電，「野村因外交失敗，精神沮喪」，或恐其將企圖自殺；美當局乃派衛兵駐於日大使館，防其切腹。即此可見日本的現在當局，人品實在卑劣，不但難為其友，抑且難為其使。

倭子且慢得意

從表面上看，日本海盜對於珍珠港之突然襲擊，確予美海軍以嚴重損失，至少使它對於馬來半島不能及時應援。然而美海軍經此一擊，也獲得了許多寶益，結果或使暴日所受的懲戒，格外慘痛。美國人並不怨恨公開的仇敵，故於上次大戰之後，竭力主張寬待德國，且自訂威爾遜計劃以後，不斷的在經濟上解除德人所受的困難。如今日本的短視當局，不作萬一失敗時之打算，有計劃地發放一批陰險險毒之冷箭，竟於短短的三小時內，殲殺了美海軍中二三千個活潑健兒。他們是於和平尚未宣告絕望之前，出乎意外地把性命喪失。這在重視人道的美國人士看來，該

是一件何等可痛的血案？

日本人必須注意，由於你們行動上的野蠻與殘忍，已使你們的敵人認識了你們的真面目，將視你們的失敗與毀滅為復興世界之先決條件。邱吉爾已經明告你們，倘若不乎你們以一千三億之款項，則實為此世比代之恥辱云。邱吉爾所說的話，當然也是請克新說的話。若以英美兩國聯合力量，加之以中荷蘇及南美諸國的互相合作，而不能把你們一腳踏在地下，那真是匪夷所思的了。

一個極端的對照

美日兩國一入戰時狀態，向來反對羅斯福外交政策的仇德奧林白之流，立刻宣佈解散「美國第一委員會」。同時，美國會中之孤立派議員亦即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動，毫無保留地對政府所提各種法案予以擁護。這是外國人的作風。

中國呢？抗戰將入第六個年頭，蔣總統還向九中全會如此致詞：「全國軍令命令必須統一；如果軍事不能統一於軍令，而自由行動；政治不能聽命於中央，而形同割據，則即為破壞抗戰建國之大業，即為不忠於國家，不忠於民族，非特為本黨與政府之所不容，亦必為全國同胞之所共棄」。兩者間之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

國立西北大學來電

貴刊卅九期所載本校少數學生搗毀校長辦公桌及校長被軟禁數日消息，並無其事，恐係傳聞之誤。請將此電登載下期貴刊，用正觀聽。

談大學的合併

葉聖陶

最近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文字，論及高等教育，文中舉出方在鬧風潮的某大學作例子，說某大學儘可和別的大學合併。某大學的教授曾便去信說：『中有這樣意思的話：『你們主張我投信可和別的大學合併，何不也主張讓中國儘可和別的大學合併？』這話話是不是要於不倫且不說，但這種話之謂是充分發揮出來了。』我想，如果真誰主張把大學合併，那被合併的大學，從校長到教員，都會起來反對的；現在看見某大學教授曾信中的話，更相信我想得不錯。

可是我以爲現在的大學是應該合併的。我不說甲大學應該裁掉，併入乙大學；我只說許多大學應該在通盤籌算之下，兩個或兩個以上合併起來，使總數減少一些。至於合併之後，稱甲大學，或稱乙大學，或爲避免引起感情起見，不稱甲，也不稱乙，改稱子大學或丑大學，那都無關緊要。

爲節省經費，應該合併。
爲集中人才，應該合併。
爲集中設備，應該合併。

我國經濟困難，誰都想得到，也不須查什麼統計。在困難情形之下，自然是『節省越好』，只要以不妨礙實務的進展爲度。大學合併起來，我想總可以節省若干的國家支出（雖然我說不出那個數目），而又並不妨礙大學教育的進展。若把節省下來的仍用在大學教育方面，應該更可以加以利用發展。

我國大學教育的人才，實在還沒有到滿坑滿谷的地步。當然，如果今天要添設十個或二十個大學，就有相當於十個或二十個大學的教師數的人來應聘，教書裏的講臺是決不會空着的。但這裏所說大學教師的人才，並非僅是適應於合格的人才，而是名副其實，真正勝任作大學教師的人才。我想，弄過某學科的人不一定就能教某學科的課程。

自己怎麼學得來，便怎麼教學生，這是前些年有人說的『循環教育』。自己讀過某一些書，便教學生也讀某一些書，這是和從前書塾教師所教的沒有什麼大分別的『伴讀』辦法。『循環教育』和『伴讀』辦法對於文化至多只有持時的功效，而決沒有開創的功效；從現在的意見地說，用在小學教育或中學教育方面已經不很相宜，何況用在大學教育方面。一個大學教師教一門課程，對於那門課程的整個系統或研究方法，至少得有一點兒是他自己的東西，依通常說法就是所謂『心得』，他的口講手畫總不是毫無意義。他不想要把自己的一點兒拿出來，這得指導學生，幫助學生，總括的說是訓練學生，讓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這是一層尤關緊要，教育的要旨就在於此。惟有如此，文化的總和纔會越積越多；文化的質地才會今勝於古，明日勝於今日。如果承認大學教師的標準應該如上所說，再來看實際的大學教師，便覺得名副其實的不太多了。弄過某學科，但並沒有他自己的一點兒的，當然除外；有他自己的一點兒，但並沒有方法訓練學生，讓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的，當然也除外。試問經過了兩道的『當然除外』，剩下來還有幾個人？這剩下來的人分散在各大學裏，各大學便都成爲僅有幾個角色而並非角色齊全的班子。合併起來，纔可以成爲角色齊全的班子。角色齊全，就是每個教師名副其實。大學必須如此，纔會有名副其實的大學教育。

再從學生方面說，同樣學的某學科，但因投入的大學不同，甲學生遇到了頭等教師，乙學生遇到了次等教師，丙學生竟遇到了徒有教師之名的教師。甲學生當然是幸運兒；但按理說，也不能算他有特別的幸運，因爲投入大學，遇到頭等教師，原是事理之常。丙學生無疑則是倒楣鬼；他的倒楣可莫冤枉，他並沒有什麼比不上甲學生的，爲什麼偏該吃虧？讓他和甲學生做同學，同坐在一間教室裏，同受一位教師的

教導，豈不是主持教育行政的人應該做的？在事實上，讓內學生和甲學生做同學，也沒有什麼困難。除了走紅運的經濟系，機械系，土木工程等以外，常常聽說某大學的本國文學系某年級只有四個學生，哲學系某年級只有一個學生，數學系某年級只有兩個學生，物理系某年級只有三個學生。某大學的四個，一個，兩個，三個，加上另一大學的總之不到五數以上的若干個，或更加上第三大學的總之不到五數以上的若干個，該不至於增加註冊紙和教師的麻煩吧。然而，像內學生似的受冤枉的情形可以免除了，如果合併之後都由頭等教師教導的話。

還有一種情形。各大學自知角色不很健全，常想讓致角色，以求班子的比較完整；因此，被認為角色的教師常有更動（我沒有說連任至十年以上，得到教部獎勵的教師不是角色），上學期在甲大學，這學期在乙大學了。就教師說，來去自由，本無罪礙；可是，就學生說，事情便沒有這麼簡單。那教師如果確是角色的話，得到他的學生固然不勝其歡喜，而失掉他的學生便將不勝其懊惱；有歡喜的，同時必有懊惱的。超出了學校的界限來看，學生是平等的，為什麼該得於彼而厚於此？這在被兼收的角色和釋放角色的學校，都是交代不過的。現在談合併，當然不能把許多大學合併為一個大學；但是合併以後的若干大學該可以各成爲班比較完整的大學。那時候，學校方面雖致角色的事實，角色方面從此到彼的更動，即使不能絕對沒有，總得減少許多；而且，有也不至於對學生交代不過，因為每個大學的班子都是比較完整的了。

大學得有設備。從前有人以爲高洋房是大學頂重要的設備，其實倒不是。現在的大學大都是草房子，也過得去。但草房子裏聚集着一羣教師和學生，單憑口耳授受，到底不是辦法。如果口耳授受就可以，何嘗不可用筆墨授受，辦個通信講習班？又何必受了許多辛苦，大家來聚在一塊呢？大學頂重要的設備是圖書和儀器兩項；教師和學生所以聚集在一塊，大半就爲他們的授受和研究離不開這兩項憑藉。這道理大家知道（除了以高洋房爲頂重要的人），不必多說。我所要說的是：現在各大學這兩項的設備，原也辦得完善不完善且不說；

目前單打算新置，自然無從說起；而原有的一些，因爲遷徙和轟炸，有的是七折八扣了，有的是所剩無幾了。可是教師和學生對於這兩項憑藉的需要，現在不比往日或將來減輕。大家在抱殘守缺的狀況之下，即使絕對認真努力，也難得到足夠水準的成績；這不僅是教師和學生個人的苦悶，也是民族和國家鉅大的損失。主持教育行政的人應該請總計專家統計一下的。如果能夠合併，幾個大學的「殘」和「關」聚在一塊，當然不就是「完」和「整」，但至少可以減低「殘」和「關」的程度；不夠理想的辦法總比沒有辦法好一些。

合併大學，最難處理的是人事問題；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必然有許多人起來反對，如前兩所說的，從校長到校工。可是我以為那種人事問題是可以不發生的，只要大家記着公共集會場所張掛的「天下爲公」那句話，而且真正懂得那句話。

合併之後，必有若干本官校長的人不得再當校長。他們如果想，某大學是我的王國，我有支配它的全權，現在却要被廢了；或者想，某大學是我的事業，我憑着它發展我的抱負，現在却已完結了；或者想，某大學是我的心血而結晶，我辛辛苦苦給它造成了優良的校風，現在却是付之流水了；這樣想的時候，自不免引起感情，覺得那是決不能忍受的。然而這些想頭，在程度上和實地上雖不一樣，却都脫離不了那在「公」字反面的「私」字。從「公」的方面說，凡是「權」必得伴着「能」和「效」；只要有「能」有「效」就行，由那「個人」操持它總可不問的。你想你原有支配某大學的全權，現在你的王國破滅了，因而感到孫猴子沒棒弄了似的悲哀；這豈不是說，那個權是讓定的必須由你操持的嗎？再說事業。從公的方面說，事業的可貴不在出於某一人之手，而在對於公眾有實際的效益。你想某大學是你的事業，假定你的事業雖然有實際的效益，依「不朽」的看法，你的功德將永在人間，並不就此完結，何況合併之後，教育仍在進行，一般學生仍在受業，就是從形迹上看，也並不就此完結。你一定要認準在手裏纔是事業，離開了手便是事業完結，豈不是只見有自己而忘記了公眾？再說優良的校風。校風存在教師和學生的精神上，決不存於某大學那塊招牌上。

兩種校風若都是優良的，會合在一起的時候，必然相成而不相如；譬如甲校的校風是樸實，乙校的校風是淵深，會合在一起，既樸實又淵深，豈不更好？而從辦教育的「公」的觀點說，幾個大學合併起來，它們各個優良校風必被保持，正如它們各個的不良校風（如果有前話）必被剷除。那末，你向某大學而優良校風又怎麼會付之流水？現在你竟發出「付之流水」的歎息，未免太相信自己而太不相信人家了。我想，不得當校長的人若能想透以上這些意思，就會見到自己的憤憤只是「私」字作祟，而「私」是受不得的；他們將不反對合併了吧。

合併之後，必然有若干本來當教師的人不得再當教師。他們得不到再當教師，唯一的理由應該是不夠教師的水準。我不能說這理由該來審核，是學術審議會還是其他機關；但我以為必經過一審精審的公正的審核。那審核當定確是精審的公正的，不得再當教師的人就只有忍受。同時也可以自己審核。我對於某學科，有自己的一點兒嗎？我能夠訓練學生，讓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嗎？如果答語是否定的，就只好毫不容情的給自己批一個不及格。這並不是不知自愛；教育是至公的事情，在着手這國大業的今日的教育尤其是至公的事情，我幹不了，老實承認幹不了，正是極端的自愛。要能這樣，似乎其人須有聖人的修養，「情願萬物而無情」；其實也不需要什麼聖人的修養，只須明白公私之辨就行。從「公」的觀點看，我的不夠水準已經人家和自己定下了；還有什麼可以憤憤的？若覺面子上不好看，因而憤憤；這是「私」。若說我拿過大學教師的薪俸，還有米貼，還有家屬平價米，現在可沒有了，因而憤憤；這也是「私」。爲「私」而憤憤，豈不成了「小丈夫」？我對不得再當教師的人若能這樣存心，他們將不反對合併了。

還有，有些人抱着和某些人可以合作或和某些人不能合作的意見；從這意見推行開來，便走上了反對合併的道路。其實，就大學教育而談合作，那樣的應是絕對不含感情成分的學術。如果彼此都對着那樣的努力，那怕在某項人事上是仇敵，也可以合作；即使學說不同，所見各異，至於互相辯論攻擊，也還是合作，因爲彼此標的一致，無非要求

一個「是」和「真」。而有些人所謂可以合作或不能合作的人，往往並不是指其人對那標的努力不努力而言，不過表示不是我的朋友，同學，同鄉，諸如此類而已。朋友，同學，同鄉，諸如此類的結合，或者純憑感情，或者別有利害關係，總之都由於「私」；這裏的「私」字不含一毫貶義；和常語所謂「學術者天下之公器」是不相干的。我想這些人如果想清楚了這一層，他們的「合作論」也該可以收場了吧。

合併之後，或將有一部份學生起來作「護校運動」，宣言書上也許寫着「校存與存，校亡與亡」的沉痛語。這種對於學校的忠心是值得感佩的，但認識不免有些錯誤。一個學校不比一個國家。國家滅亡了，做亡國奴當然是不能忍受的。學校和別的學校合併了來了，實際上並沒有「亡」，學生也仍然可以求學，而且可以比原先求得更好，爲什麼要幻想一個「亡校學生」的名詞來痛苦自己呢？從前軍閥時代有力者摧殘教育，便利私圖，學生起來反抗是有道理的。現在的合併，爲學術文化着想，也爲全體大學生着想，是大公的事情；學生正該歡迎之不懈，又何得亂用感情，隨便反對。

至於校工，可以不說了。合併起來的大學規模擴大了，校工名額想來也要增加。即使不爲大學服務，在努力神聖的今日，去做別項勞作，也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工錢。校工是不用愁的。

以上說得太簡單了。我知道反對合併的人可以舉出一千零一種理由來，是以上所沒有說到的，而且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我可以說，剷去他們的「故」和「理」的罩衫，必將看見個個深藏着「私」字的裸體。他們如果剷去深印着的「私」字，「故」和「理」的罩衫也就無須穿了。我不敢擔保他們都能剷去；可是我以爲他們應該剷去。

本刊登價		期限	白報紙本	土紙本	零售
三月	四元	半年	八元	四元	每份四角，本每册四角，十紙本每册二角，郵費在內

談我國大學教育

郝景盛

近水識魚性，近山知鳥音，一個人不拘在那一界作事，只要是時間久了，則其中的一切，就會知的詳細。筆者曾受中外大學教育，如今又在大學中服務，深感我國大學有許多設備太空虛，教授不夠，學生過少，而其開支之課程亦多不切實際。像這樣的大學，祇可視為社會上的點綴品。有的已經不少，新的又常產生。我以為專辦這樣的大學，實不能給國家造就多少人才，徒為政府增加一些財政上的困難而已，簡直於得不償失。

我國大學，無論國立或省立，往往是學系分得很多，而有些學系的學生人數却是極少，如果一律按着課程來設講座，則有時可以形成一種教師多於學生的現象。反之，有些學系，因為同時並存的同類學系太多，延聘不到教授，以致一系中只有一兩個教授，其中一人且須兼當主任，於是這兩位教授得「萬能」，樣樣精通，除上課講授與指導實習之外，還須兼管雜事。抗戰初期，平津各大學實行合併，既可加強每一院系之陣容，又得節省戰時國庫之開支，實是一種非常合理的辦法。但到後來，教育行政當局忽又改變計劃，重行化整為零，先在這裏設一學院，繼在那裏添一大學，結果是在戰爭期間，大學的數目反較以前有增無減。新成立的大學，大都因陋就簡，在設備方面，往往是連桌椅也都不全，即或有幾圖書儀器，亦皆不敷應用。無論教員與學生，都不能在這種「學府」裏感覺滿意。可是這樣一來，現有的大學教授，就更供不應求了。一個新成立的大學想請教授，差不多照例是到原有的大學內去「挖」人；被它挖空的大學，如果不便停授幾門功課，只好再別的大學內去拉人。實在沒辦法時，只好允許一個教授兩面跑，或將助教升講師，講師升教授，無形中降低了聘任教授的原標準，也就是降低了大學教育的原有水準。新成立的大學，因為購買不到圖書儀器，且無建築高樓大廈以樹轟炸目標之必要，「游資」似乎很多，往

往顧盼欲拉的人津貼鉅額路費，並准預支數月高薪，於是原來的大學，便不得不認輸一着。苟非正視現實，降格以求，則其所有一點歷經入土的寶貴儀器，勢必無人利用，無人經營，馴致金屬生鏽，藥品變質，一律成爲不能修理的廢物！

實在說起來，我國的學術人才，確是寥寥可數；教授固然要拉，學生也並不算多。柏林大學的註冊學生，每年總在三萬以上；而今我國所有各國立大學的學生人數，總計也不過數萬。蘇聯未被侵略以前，年有大學生九十餘萬，而其大學的數目，却不及中國之半。爲了造就大批人才起見，我們固然需要設法增加學生的數目；但欲增加學生的數目，不必多設院校。在相當限度以內，教學人才向集中，不但可省種種浪費，且能便利專家的合作，加強研究的空氣。基於此種觀點，我認爲我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注意下列各點：

一 學校的數目不必要多。在外國，通常是一個區域內只有一個大學，而在我國則不然，只北平一市，據說曾有一個時代有過三十七個大學。十五年前，上海的大學也很多。自經政府取締，「野雞大學」的數目固已減少了許多，但是，直至今日，我們還有許多院系相同，性質相似的大學，各無所長地分道揚鑣，甚至於有幾個都不完備的大學擠在一堆，構成一個名稱響亮的「文化區」。可是這些大學中間，竟沒有一個可與牛津、劍橋、或柏林大學相比。柏林大學內有一百四五十個研究所，每一研究所內都有完善的設備，極有專門的教授在那裏經常研究，並有大批學生隨着研究。這樣，他們的學術會進步；他們的「人才」纔會「輩出」。若像我們那樣，設備既極凋零，「班子」又不齊整，風氣尙待養成，研究徒具虛名，能不廢課罷考，已算片鱗不差，那有「養成碩學才」的希望？所以我們今後的大學，必須重質而不重量，必須求其能做實際工作，能爲國家社會解決它的需要。同時，

對於各種學科，必須一視同仁，發展力求均衡。須知一個國家的富強基礎，一個民族的文化因素，方面極多，彼此連貫，互為因果，斷不可為淺見所蔽，想彼而抑此。

二 教授待遇必須提高 大學減少之後，人才可以集中，不但各專家可通力合作，就是資格稍淺的助教與講師之類，亦必因為有所觀摩而將加速進步。若再加以優越的待遇，俾得安心任職，並視教學為終身事業，自然會有良好的成績，不至於如今日各大學教授之在講山望著那山高，常想移動他們的崗位了。去年教育部公佈之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對於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的資格限制，可以說是相當的嚴，倘能徹切執行，自有裨於高深學術的發展，而使為教師者益自奮勉。惟是符合此種資格的人，其他社會政治各個部門，也都表歡迎，故必須提高教授待遇，使與同等資格之技術或公務人員之所得相等，總能夠使有志教學的人永遠耕耘他所選擇的園地。

三 學生應盡量並重 我國受教育的人數根本不多，大學生尤其稀少，所以在這抗戰建國的時候，各方面都有「才難」之歎。現在辦理

提高中學程度

中學是完成普通教育，準備高深研究的一個階段，所以它的職能有二：一面應鑄別學生的個性，完成他們的普通教育；一面應選擇過於深濬的學生，使作升學準備。中學教育若辦得好，不但社會上增加一批健全的中下級幹部人才，而且一國學術文化的水平也可因以提高。所以中學教育在整個學校系統之中，所佔地位極為重要。

我國中學教育向為大患，十幾年來孟憲承博士來華考察教育，即已指出中等教育的缺點太多，回聯教育考察團的報告書上，也曾說到我國中學教育亟待改進，後來經過教育當局的力量，總得稍有些起色。抗戰以後，中學程度又日趨低落，例如本年度四大學聯合招生的考試成績，就很令人失望。此次應試者共六千四百零六人，錄取者共一千七

大學教育，不獨要求學生增多，且須提高其程度，這樣纔能夠給國家社會養成一批確切有用的中堅份子。談到這裏，我們同時也得顧到中學教育，因為中學是給大學生在各種學科上打根基的，苟非認真辦理，大學生的素質不會愈變愈好。

四 免除入學考試並取消年齡限制 只要中學能夠辦好，而且能夠嚴格舉行畢業會考，則凡中學畢業的學生，應准隨時請求升入其所願入的大學，不必經過入學考試的手續。如此便可省去無數時間，精力，乃至經濟上的浪費了。同時還應取消年齡限制，以使中學畢業後因經濟困難或其他關係而致未能馬上升學的人，還有一種補償前失的機會。歐美大學裏面，固不乏「而視茫茫，而髮蒼蒼」的候補博士，就是我國在科舉時代，祖孫三代也可列入一榜。取消了上述兩種限制，凡是想進大學的老少青年，應該復無向隅之嘆。各大學，尤其是聲名卓著的大學，在此情形之下，勢必課堂擠滿，座不虛設，只要認真舉行各種測驗，尤其加嚴畢業總考的場規，便可不愁發生任何舞弊，而收到了質量兼顧之利。

孫邦正

百八十人，僅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七。而且錄取的最低標準，竟至降到平均分數三十分。在這六千四百零六人中，冠軍的成績據說不過六十五分；考試成績在五十分以上者祇四十三人；四十分至五十分者三百零三人；三十分至四十分者一千四百四十二人；二十五分至三十分者四百一十二人；不滿二十五分的有三千四百零八人，超過總數二分之一！其中成績最壞的，即由零分到十分者，竟有三百六十三人，約佔總數百分之六。從這可知現在一般中學程度的低落情形。

為什麼這樣低落？ 僅憑常識判斷，約有下列種種原因：

一 環境的影響 抗戰軍興，中原板蕩，學校西遷，青年學子迫隨學校，跋涉關山，艱難內徙，生活既不安定，讀書效率自然降低。即

或校址安定，而因敵機炸擾，未能按時上課，時間既多損失，精神亦受影響。況且國難方殷，家庭離散，凡此種種，都足以使青年不能安心求學，故其程度之低落，自屬意料中事。

二 設備的困難 山崩陷區兩邊向中學因為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其圖書儀器，大多未能攜帶，以致教師教學時祇有憑口空說，「紙上談兵」，實驗既無從做起，參考書報也不易看到；而新成立的中學，則以購置困難，對於應有的設備，亦多因陋就簡。近來物價飛漲，運輸不便，一切設備的添置，更爲不易。不但設備不易添置，就是學生所用的教科書等，也苦無法置齊。在這極苦可憐，無實驗可做的情形下，又怎能怪中學生程度的江河日下？

三 領袖的缺乏 學校成績的優劣，常與校長人選的得當與否有其密切關係。倘若一個學校的校長，精明幹練，品學兼優，具有苦幹實幹的精神，並立志以教育爲終身事業，則這學校的辦理情形，必能有聲有色；反之，若此校長是個「煙塵人物」，內外悉想招搖撞騙，對內只知敷衍塞責，則這學校的辦理成績，無論如何也不能勉強稱頌。現在公私立中學校長之中，稱職者固非沒有，然而濫竽充數者似乎更多，甚且有以校長地位爲其進身之階梯者。以這樣的人來領導一校之教學，則其成績可知。

四 師資的缺乏 過去我國教育行政當局，對於小學師資的培植，尙知努力，而對於中學教師的養成，則多不暇顧及。現在中學的師資大都仰給於本無意於教育事業而鬱鬱不得志之士，他們對於所授學科的知識即使尚稱豐富，而對於教學的技能，則多未嘗問津，於是上焉者把自己所聞於大學教授者傾囊倒篋，而使學生多有莫測高深之感；次焉者

奉課本爲聖經，高聲朗誦，逐句解釋；下焉者乃標榜「前進」，誤導青年。很少教師真能盡心竭力地引起學習動機，指導學習方法，指示研究問題和參考材料等等。近來百物昂貴，中學教師以其淺薄的收入，即欲維持個人生活，尙不容易，遑論俾事儲蓄，於是稍有門路的便紛紛改行，而造成了目前的所謂「教師荒」。從前我們所愛中學教師素質欠佳，現在却愁數量不足。「編將下面無強兵」，中學教師的質量方面現既俱成問題，那談得上學生的成績！

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我們既認清了病源所在，就應該對症下藥，趕快設法補救。補救的辦法很多，最重要的有四點：一爲振作教學的精神，克服環境的困難。在這抗戰建國的重要關頭，中學生應當認清自己責任的重大，努力教學，爲國儲才，教師尤當以身作則，領導青年充實本身實力。二爲增加圖書儀器設備，使有治學工具。此項圖書儀器，似可以由中央或省市教育行政機關酌情形，統籌購置，分發各校，以一標準，而節經費。至於學生所用的課本，尤當設法購運或翻印，以免學生浪費許多時間來抄寫既不正確又不通順的筆記。三爲慎重選擇中學校長。必須校長克己克勤，而後纔請得到堪當師表的教員。四爲提高教師待遇，最低限度也得使他們安心職守，不致見異而思遷。總之，普通中學不僅是社會各方面中下級幹部人才的訓練場所，也是高等教育的預備機關，我們爲了養成社會各方面健全的基本幹部，已經應該加強中學生的訓練，爲了提高大學教育的水準，更不可不提高現在中學的程度。以上所談這些偏於所謂智育方面。至於現在中學生的品性和體操方面是否也有注意改進的必要，則以限於篇幅，只好留待將來討論了。

辛巳中秋喜湘北捷音

洞庭黑雲壓湖底 汨羅因瘴哭屈子 半月餘游悲陰風 毒蛇磨牙蛟掉尾 白骨相撐血肉糜 烈士甘心爲國死
當時天宇愁無光 月色沈沈秋發哀 陣旗半卷風塵昏 腸斷湘江嗚咽水 三更大叫淚濕枕 此勝不減莫國恥
金甲射月月忽明 鼓聲震天山欲摧 合圍千軍氣吞虜 白衣虎將驚龍才 長槍殺寇意不快 聚殲刀河長樂街
始知帷幄運奇策 十六萬虜同灰埃 歡呼河山指日復 驅除虜騎清九垓 今宵秋月喜皎潔 明秋更洗秦淮杯

葉 亭

書法之摹仿與創造

全受仲

我國文字形體之創變，始於秦漢，漸次完成於魏晉南北朝。因文字變體之故，作書者雖能因襲前人用筆之法，而於結構布局，則必自出心裁以取勝；且因國故，作書者雖能因襲前人筆法，而又不能不稍變通筆意，以求適用於此新形體。摹仿與創造並進，遂使書之一道，日新月異。故當魏晉南北朝之際，文字之變革極甚，而書法之燦爛，亦遂前無古人。唐代重書學，善書者夥，然考其實，則亦不過南北朝，尤其後魏之一門派耳（見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蓋自南北朝以後，字體漸於確立，學書之士已有前人規矩可循，但能取人為善，即可以稱精美；其難駕越前人，勢使然也。象以唐太宗高祖王右軍父子書，流弊所播，造端學者亦步亦趨之現象。又唐以書判取士，書法一變而為干祿之具，方之南北朝諸家之為藝術而藝術者，高下迥別。然唐究因時代接近前朝，其初期之書家如歐虞等，本隋之子遺，入唐之始，年已垂暮，其書法之成熟，早具輪廓，而前代之流風餘韻，未遽泯滅，是以終唐之世，不乏卓然能自立者。自歐虞後，善書者雖亦代有其人，而似每況愈下矣。溯厥原因，曰緣時代關係，而學者之善於摹仿，不尙創造，亦實有以致之。夫書法之要訣，為能表現個性，否則亦步亦趨，直優孟衣冠耳。

至同時人自相摹仿之風，則以宋元為甚。如元趙松雪獨步一時，並世作者咸則效焉；上自士大夫，下迄普通書手，幾皆如此。然當漢魏之世，初不爾爾；南北朝猶然。朱竹垞跋漢華山碑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鄧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勣，曹全，史晨，乙瑛，張遷，張遷，孔彪，孔佃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成伯著諸碑是已（曝書亭集卷四十七）。

諸碑雖同為東漢遺物，而其體勢不相雷同，誠如所論。又同一時代，

北朝之碑刻與南朝之尺牘，筆法體勢復有不同。其不同之故，說者每以朝市懸隔為辭，似為得之。然清嘉慶間阮元得湖州新出晉永和帖，其字為民間通行之體，尙有篆隸遺意，與魏默同時而不摹仿魏默（見羣經室三集卷一，晉永和泰元帖字拓本跋）。羣經室續集卷三復有昆陵呂氏古帖文字本跋一文，蓋續紀其所得見魏文之作。各帖亦皆隸體，中一帖有「永和六年八月一日王氏」等字，蓋蓋謂王氏當是魏之族，何與南朝不相類耶。此無他，不相沿襲故也。夫惟不相沿襲，故得見其本來面目；縱摹術之成就懸殊，而天真未泯，猶愈於動輒依傍他人門戶。嘗見兒童初學作書，結體筆意有似隸書者，以其出於自然，不為後世成法所囿也。比其人較讀書，日為俗筆及木刻字所縛，於是習與性反，而天才遂為所困。故一二天才卓絕之士，使能任其自由發展，不加束縛，或者其所成就將有非同小可者歟。雖然，人羣中往往天才少而平庸者多，若蓬人而自始即任其自然，不加束縛，其弊亦有不可勝言者。無已，唯有利導之從摹仿入門，待其醇而後肆。科學時代學書，始困於塾師之「紅仿」，繼困於館閣之「楷」；及年齡稍長，沈潛已深，雖欲反是，而積習不除，難矣。康南海廣藝舟雙楫有干祿一篇，言館閣體之弊甚詳。其言曰：

應制之書約分二種：一曰「大卷」，應殿試者也；一曰「白摺」，應朝考者也。……蓋以書取士，嘗於乾隆之世。當斯時也，盛用吳興（趙）；間及清臣（頤），未為多觀。嘉道之間，以吳興較弱，兼重信本（歐陽），故道光季世，鄂爾石版翰風大盛於時，名流皆體相似。其黃鄂張二家，方板線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於書道，未嘗當戶，然而風流扇蕩，名重一時，蓋便於指掌之體也。歐趙之後，繼以清臣。昔嘗見桂林龍巖撰楷瑞大卷，專法魯公，筆筆清勁。自茲以後，體體並異，歐類轉趨，諸家兼用。

體裁堪甚。其中學古之士，倘或擇精一家，自餘購得高等之卷，相承臨仿，坊買翻襲，碎壞益甚，轉相師效，自為精絕。謬信相傳，涓涓不絕；人習家學，蕩蕩無涯。院體極壞，良由於此。

所言科舉時代書法摹仿之弊，歸約之，一曰株守一家，二曰盲從院體。株守一家者，發於不解摹仿止為書學之門徑，而非最終目的。故書學不徒廢於仿，唯不可拘泥一家，尤不可拘於一點一畫之必似。清人沈宗濤芥舟學齋語有曰：

米元章學書，四十以前自己不作一筆，時人論之「集書」。四十以後，放而為之，却自有一段光景；細細按之，張鍾三王，歐陽褚薛，無一不備於筆端。使其專有一家，豈鍾繇以後復有鍾繇，羲之之後復有羲之哉？即或有之，正所謂奴書而已矣！

夫「集書」為書法之所忌，況集一人一家乎！彼集一人一家之書者，既不知別擇，而名利關頭，揣摩是尚，自易傾向於院體。於是彼所集者，乃院體書耳。今世無須以書千數，有志之士，宜如何洗滌院體之餘毒，並法株守一家之病，蓋不請家於一手，以啓闢一段光景乎？

書法諸家於一手，似非易易，然亦不難。第一當師其所師。古今以書名家者，雖各有其本來面目，而考其淵源所自，亦非不可捉摸。鍾南園之書得力於顏平原；顧非專仿平原，其於歐晉，致力亦深。董香光之書，表面上若與顏不相涉，而實脫胎於顏。歐晉之九成宮醜泉銘，筆意與漢韓勅碑（亦簡稱醜泉碑）相去無幾。學者於此，亦必追溯其源，從而師之；則後者之精華，悉為吾所先得矣。第二當融會貫通。遺摹仿之始，不厭其博；既經相當時間，則宜由博返約。其能返約者必能融會無間，如蠶吐絲；否則或如百衲衣然，雖屬無損於用，而書美觀則必讓錦繡也。所以書法一道，固宜兼採各家之長，尤貴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在摹仿之際，「看」「臨」並重，兩者之分配，必視恰如其分，庶不虛耗精神。明人沈灝畫塵有云：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

沈氏之言，雖本為畫而發，然亦可通於書，故職於此。

凡人莫不有其個性，若忽個性而徒摹擬他人，則其所得者為形骸，非精神。李北海嘗說「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正對此種病症。黃山谷更進一層，謂學其書者必不得似，學之輒筆軟無力。此非故作驚人語，蓋以深入淺出之辭，示人以不當埋沒個性而已。東坡詩曰：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蘇軾豈無法哉？不為成法所累而已。蓋法非一成不可變者，不妨自我而變；惟其自我而變，故能「點畫信手」，運用靈活。後世如鄧文公書，字之長短大小，疏密斜正，至不齊一，而復溶化篆隸行草於一篇，又兼兩竹之意，一若未經之甚者。然據板橋自言，「字學漢魏，崔蔡鍾繇；古碑斷碣，刻意搜求」（書中亦舍弟曼），可見其亦曾經嚴格之學養，非如野馬奔放，漫無衝動者也。南宋蘇人姜白石續書譜云：

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弱，「驚」字之正，「千」字之疎，「孤」字之密。蓋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所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是如板橋之書，善於取法漢魏，不落宋以後方整齊一之窠臼，故長短大小，斜正疎密，各盡字之真態。其參錯繁雜於行草，或不為論者所了解，如康南海論書精刻，而於板橋則謂失之也怪，欲變而不知所變（廣藝舟雙楫，尊碑篇）。其實板橋書中折筆錯之姿，與其謂為得其形體，毋寧謂為得其情態，故必須以深識傳其字之真態時，則以兩竹筆意出之，寓廟穆於瀟灑。至其通篇之中，雖有長短大小，斜正疎密，漢魏古今以及兩竹筆意，要有一種精神，前後貫注；以其既能表現個性，復善駕馭個性，故深得夫無法之法。康氏之論，蓋猶未可盡信。

書法與個性之關係，具如上述。吾人因知：善於表現個性及駕馭個性者，必能創造，如板橋是；否則縱能創造，而其創造必不深刻，如康南海是；若並兩者而不能之，充其極止能謂為集賢，非善書也。

書法之所貴者為真，美，善；必止於此境，而後克盡創造之誠事。故創造絕非可以飾之以怪者。陳放翁老學庵筆記：「沈隱居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銳。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

刻蝕，故其字無復鋒銳。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

刻蝕，故其字無復鋒銳。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

法，豈其然乎？而今世更有甚者，其怪一也。北朝碑刻中不乏參錯分隸之正楷之例，如後魏克州刺史李神龜修北周華嶽碑是。吾人所當知者，北碑筆意往往有合正楷與篆隸爲一者，故其形體錯雜，無妨隨之。近人多不察篆隸筆法，又不解源流古今者當求之於形體之外，於其竊取一二篆隸體，依樣葫蘆，只見其格格不入，不見其融和無間，其怪二也。南北朝爲文字形體新陳遞變之交，別體字尤多，見於碑刻中者尤爲甚。近世人喜搜求此等別體字爲書，甚有從而杜撰者焉，喪失書法本旨，其怪三也。名家之書不能無收筆，年老腕弱或精力不集中時，更不免有顛斜拖沓之筆，是皆不足爲訓者也。近世竟有變本加厲，專學此等收筆頓筆於一手者，其怪四也。拙劣作怪者之心，與其謂書法之創造太易，毋寧謂觀創造爲畏途；既望而而未見，遂自欺以欺人。夫依傍他人之軌跡行，已屬違反個性，而況矯揉怪誕自欺本然之善，乃得謂爲表現個性者乎！

以此知對一種藝術之修養必須痛下工夫，發揮個性，再積之以漸，持之而恆，其成就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譬如種瓜，必須選擇優良品種與適宜之土壤，但開耕耘，不問收穫，比及成熟，其蒂自落。若選擇不佳，擇地不良，耕耘不力，而先存一收穫之念，則其結果未必圓滿。學者不妨作如是觀。然則修養當如何？第一須培養高尚之人格，養成豐潔之心性。揚子雲謂書爲心畫，柳誠懸以爲心正則筆正；歐陽文忠題顏魯公三十二字帖曰「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復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朱晦翁跋米元章帖曰「米老書如天馬脫韁，追風逐電，不可箝以繩索之節，要自不妨痛快」。王夢樓晚年深不傳學，心境清淨，自謂其書皆理，見於其題所爲篆隸，而嫌傳詩中所謂「世人不悟三昧力，將謂妙蹟同永和」（見禹卿題畫後因寄），蓋亦指此。大概人品高尚，心性豐潔者，意態必開豁超拔，故能採納宇宙間一切真美善之現象，歸納而成一己思想之體系，比其表現於藝術時，自必出人頭地。第二須多讀書，多思索。讀書所具變化氣質，使之達到爐火純青之地步，而此實爲從事藝術必要之條件，此其一。凡事往往知難行易，故作書不難，難在通曉其理。東坡與弟

子由論書謂「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通其意，即指通書之理。文人畫之所以可貴，即因其一丘一壑成畫乎理。蓋畫理難通，作畫則易。書法亦然。欲通書理，必須多讀書，多思索，此其二。吾人每狀一物一事，必先對於此物事有極深刻之認識，然後方能盡其神情。作書亦然。若對於字之形聲義漫無認識，率爾操觚，必類描字。故對於字學諸書，不能不分別加以研討，使每作一字，均能察其源，觀其流。元人虞伯生《集》六書存古辨韻韻譜序《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一》云：

魏晉以來，善書者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贗，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瀾以爲媚，誠妄人矣！

今所謂正楷，唐稱隸書；而所謂隸書，則曰分書。伯生遺辭，尙沿唐書。夫作近體書者，尙不能不研究字書以明文字之源流，況作古體篆隸者乎。此其三。四須多取法於他種藝術，以收觀摩之效。書畫同起源於象形，因社會進化而遂衍爲兩大支流。元人作畫取法用筆，故如柯九思《墨暈》，湯屋《楊維禎諸家》，皆主張以書法作畫。後世摹其說，殆成定論。此取法於書以收畫之說也。唐張彥遠精於論書，亦精於論畫者也；其法書要錄與歷代名畫記其不朽之姊妹作，後書中有云：「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本皆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此畫理通於書理之說也。李商隱以畫名家，書法亦極工，黃山谷稱其畫之闢維透於書中，蓋亦主張是說者。總之，書既通畫，畫亦通書，殆無異辭。又書法之與刻印，亦多相通之處。刻印必通書法，固矣；然亦有從刻印以進於書法者。汪容甫作《巴子籍別傳》（述學別錄）謂子籍《墨經》「少好刻印，務窮其學，旁及博學識，秦漢石刻，遂工隸書，勁險飛動，有甚篆隸之意」。而米元章海岳名言亦曰：「嘗至懸圃，大家古法大塚於。篆隸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此因秦漢以後篆隸不能如大家之各隨字形

大小，而致為三代之法已亡。不知大家之變為小篆，字體之由參差而變為整齊，皆文化演進之結果，何干古法存亡？蓋篆書至於秦漢，雖已漸由參差變為齊一，其跡尚不十分明顯，至於米老所生之世，而更著矣。且秦漢篆書太敦尚方，自唐以後，咸尚長矣（桂未谷說亦如此，見札樸卷八），何古法之亡一至於斯耶？以吾觀之，非古法之亡，實古法之變。其變者何？蓋受印章之影響也。刻印必求布白均勻，故字有大小，奏刀時得加減筆畫以明勻稱。字有短長，得伸張舒卷下垂之筆以就長；字有斜正，得變通斜者之形勢以從正。篆刻如此，篆書亦為所轉移。此外，若張長史觀公孫大娘舞劍器（似即舞劍，見桂未谷札樸卷六），因悟草書；而曾文正公求關帝日記中有曰「寫字之法如作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謂撥鏡法較空靈，余謂修脚法較平穩」。可見書之一道，猶不僅以取法於另一種藝術為已足，即下至極不為人所

重之微末小技，亦有大智大賢觀而會心妙悟者焉。學者之最終歸於厥為自成一派。其有主張作為消遣之工具者，實僅教人以祛除務名干祿之心，而發揮其本然之善，與此歸的並不背道而馳。書法未嘗不可期其實用；如宋元刻書之佳者，其書法亦極精妙悅人；又善書之家，如元之趙松雪，清之林吉人（信）鄭板橋等，皆付刻削之器，今世猶傳為秘笈，如古器物原其日用，其上文字，後世乃視為藝術；又如吾人用以補鑲之字畫，一方面之意為寫實，另一方面則為藝術。可見藝術與實用之分界，並不十分嚴密。且藝術與實用調和之結果，往往因而增加吾人生活之美感與愉悅。唯書法儘可施於實用方面，吾人不當繼續視作「敲門磚」，以傷藝術之純潔。蓋必能保持藝術之純潔性，而後藝術乃有成功之一日。語云「無心求工而自工」，恐視藝術作敲門磚者，難獲此境界耳。

書報春秋

中國惠工事業

張永懋

吳至信著 廿九年八月世界書局出版

二四三加二八頁 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在中國，關於勞工問題出版的書，已經不算很少，但大都是偏重理論或立法的，而且多半是抄襲外國的著作。至於根據實地調查材料作一綜合研究而又具有學術上之價值者，真是鳳毛麟角，過去祇有陳達教授的「中國勞工問題」可以說是一本合乎標準的著作。陳書論述勞工問題的各方面，材料豐富，立論精闢，確是一部難得的鉅著。但正因為它是論述勞工問題的各方面，所以它對任何一個問題，都不能作詳

盡的討論。而今我所介紹的這本「中國惠工事業」一書，却可多少彌補這個缺憾。勞工福利本是勞工問題的中心，也可說是勞工運動的目標，其他一切有關勞工的問題，如勞工組織，勞資協調，勞工法規等，都不過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而已。現在政府之對勞工福利已經予以相當注意，在社會部社會福利司內專設一科主其事。吳君這一本書是專研究勞工福利的，對於政府之勞工行政及立法，頗多可供參攷

之處；至於實業家及工人本身都有拿來一讀的必要，自是不待煩言的了。關於本書材料蒐集的經過，吳君本人說：「他在資源委員會服務的時候，受該會資助，赴國內各大廠礦觀察其情形。此項調查，計自民國廿六年三月十日開始，至同年六月三十日完竣，歷時四個月，行經十省，傳報廿一處工業區及礦區。每至一廠或一礦，先與勞資兩方談話，然後再實際觀察。廠礦的出版物和有文可錄的章程條例等，也都盡量蒐集。蒐集材料既是這樣慎重，我們敢信大致是很可靠，當能符合實際情形的。」本書內容共分三個部份，第一為總論，檢討我國惠工事業之現狀，政府實各方對於惠工事業之見解，惠工事業之組織經費與人才問題，以及惠工事業與工作條件及社會環境之關係。其次

爲上編，討論惠工待遇，凡分六章：第一爲休息日及例假，第二爲紅利及獎金，第三爲疾病補償與生育，第四爲退休金，第五爲病故解僱停工及損失津貼，第六爲傷亡撫卹。其次爲下編，討論惠工設施，凡分八章：第七章住宿，第八章膳食，第九章消費組織，第十章衛生，第十一章儲蓄保險，第十二章教育，第十三章工餘時間之消遣，第十四章其他福利設施。全書章目分割，係以一項惠工待遇或設施爲單位，而非以一廠或一廠爲單位，一一分析比較，並由著者分別提供改進意見。

書中所謂「惠工待遇」，係指一切有關現金的贈酬，平常不須特別經營與管理者；至於所謂「惠工設施」，則指一種設備或建樹，平常須得管理或經營者。這種分類的辦法，前人尙未用過，可以說是著者的新穎貢獻。

評者對於本書，大體上認爲滿意，不過也有幾點意見，願在這兒提出商榷：

(一) 書中所用實地材料，祇限於我國中部及北部。至於南部實業區域，則因著者未往調查，全付闕如。書名中之「中國」二字，稍與內容不符。

(二) 本書中所用「惠工」二字，源出左傳「通商惠工」一語，今人間有採用之者，但不普遍。常用的是「勞工福利」，而非「惠工」。左傳等書所利事業之舉辦，可由三方面進行，一是資方，二是工會本身，三是政府。「惠工」之「惠」含有「施惠」的意思，對於資方及政府所舉辦的勞工福利事業尙可適用，至對工會所自

辦的，便似牽強了些。「施惠」總帶「慈善」性質，在這高呼「勞工神聖」的今日，多少不免有些貶抑勞工地位之嫌。爲免引起可能的誤會起見，「惠工事業」這個古雅的名詞，似乎仍以從俗改稱「勞工福利」爲便。

(三) 著者對於勞工福利事業的範圍，似乎看得太窄狹些。例如工資，工作時間，童工，女工，廠場安全及衛生等問題，在本書中或僅偶爾涉及，或竟全未提到。這在著者方面，或屬別具見解，但在一般讀者看來，恐或不免要認此

關於女人

九 我的同班

男士

女士是我們全班男女同學所最敬愛的一個人。大家都稱呼她「女大姐」。我們男同學不大好意思打聽女同學的歲數，惟據推測，她不會比我們大到多少。但她從不打扮，梳着高高的頭，穿着黯淡不入時的衣服，稱呼我們的時候，總是連名帶姓，以不客氣的，親熱的大姐姐的態度出之。我們也就不約而同，心曠神怡的叫她大姐了。

女士是閩南人，皮膚很黑，眼睛很大，說話作事，敏捷了當。在同學中間，疏通調停，排難解紛，無論是什麼聚會，什麼娛樂，只要是男女姐娃高一呼，大家都爭先擁護響應的。她的好處是態度坦白，判斷公允，沒有一般女同學的羞怯和隱諱。你可和她辯論，甚至吵架，只要你的理長，她是沒有不認輸的。向時她對女同

爲本書中缺點之一。

(四) 勞工生活程度及工資與生活費用之比較問題，亦爲研究勞工福利者所應注意。這些問題的探討，固然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查，但著者既得親身觀察的機會，倘能順便蒐集一些材料，縱然是片斷的，似亦值得參攷。

我們承認吳君這書不但瑕不掩瑜，而且是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勞工福利問題的第一部創作，但爲求全起見，未始不更希望吳君他日能有更爲精深更爲淵博的著作出現。

學也並不偏袒。她認爲男女生就是重男輕女；女子也是人，爲什麼要人家特別審議呢？我們的校長有一次說她「有和男人一樣的思路」，我們都以為這是對她最高的獎辭。她一連做了三年的班長，故在我們中間，沒有男女之分，黨派之別，大家都在「拉談領袖」的旗幟之下，過了三年醫預科的忙碌而快樂的生活。

在醫預科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們的班導師忽然叫我走見他。在其辦公室裡，他很客氣的叫我坐下，婉轉的對我說，校醫發現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學醫於我不宜，勸我轉系。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要學醫，是十歲以前就決定的。我的母親多病，服中醫的藥不大見效，西醫診察的時候，總要聽聽肺部，母親又不願意，因此，我就立下志願要學醫，學成了好替我的母親醫病。在醫預科三年，成績還不算壞，

眼看將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虧一簣！從班導師的辦公室裏走出來的時候，我幾乎是連路都走不動了。

午後這一堂是生理學實驗。我只呆坐在某邊，看著對面的方大姐擰著袖子，低著頭，咬著一隻死貓，在解剖神經，那刀子下得又快又準！其餘的同學也都忙著，沒有人注意到我。我輕輕的叫了一聲，方大姐便抬起頭來，我說：「方大姐，我不願同你在一起了，寧願不讓繼續學習，因為校醫說我肺有毛病！」。方大姐楞了，刀也放下了，說「不是肺癆罷？」我搖頭說「不是，這就是肺氣枝擴大！」無論如何，我還是走了，方大姐流淚了一會，便走過來安慰我說：「可惜的很，像你這樣一個溫和細心的人，將來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學生，不過假如你自己身體不好，學習不但不求就誤自己，也要就誤別人。同時我相信你若改學別科，也會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線，曲折得很，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下了課，這消息便傳遍了，同班們都來向我表示惋惜，也加以勸導，方大姐卻很實際的替我決定要轉那一個系。她說「你轉大學本科，只剩一年了，學分都不大夠，恐怕還是女學系容易些」。她趕緊又加上一句，「你素來對文學就極感興趣，我常常覺得你學習是太可惜了」。

我聽了大姐的話，轉入了文學系。從前余來消遣的東西，現在却當功課讀了。正是「道打正著」，我對於文學，起了更大的興趣，不僅讀，而且寫。讀寫之餘，在傍晚的時候，我仍

常常跑到他們的實驗室裏去閒談，聽方大姐發號施令，商量他們畢業的事情。

大姐常常鼓勵的查閱我的功課，又來讀我的作品。她對我的作品，總是十分欣賞，鼓勵我要多讀多寫。在她鼓勵之下，我漸漸的消滅了被通改行的傷心，而增加了寫作的勇氣。至今回想，當時若沒有大姐的鼓勵和勸導，恐怕在那轉變的關鍵之中，我要做了一個廢而不振的人罷！

在我教書的時候，方大姐已是一個很有名的產科醫生了。在醫院裏，和在學校裏一樣，她仍是保持著領袖的地位，一班大夫和護士們敬愛的中心。在那個大醫院裏，我的同學很多，我每次進城去，必到那裏走走，看他們個個穿著白衣，掛著聽筒器，在那潔淨的甬道裏忙忙的走來走去。聞著一股清爽的藥香，我心中常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如同一個受傷退伍的兵士，裹著繃帶，坐在山頭，看他的伙伴們在廣場上操練一樣，也許是羨慕，也許是傷心，雖然我對於我的職業，仍是抱著與時俱增的興趣。

同學們常常留我在醫院裏吃飯，在他們的休息室裏吸煙閒談，也告訴我許多複雜的病症。一個研究精神病的同學，還告訴我許多關於精神病的個案。大姐常常笑說：「×××，這都是你寫作的材料，快好好的記下罷！」

抗戰前一個多月，我從歐洲回來，正趕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們的同級有個聯歡大會，真是擠得滿屋子十餘年中，我們一百多個同級，差不多個個名成業就，兒女成行（當然我

是一個例外！），大家鴉雀寂靜，很大的一個廳堂都坐滿了。舞臺交響，蜜棗歡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邊，很高興的左顧右盼，說這幾個小孩

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熱，大家談起做學生時代的笑話，情況愈加熱烈了。主席忽然站起，敲著桌子提議：「現在請大家輪流述說，假如下一輩子再托生，還能做一個人的時候，你願意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大家哄然大笑。於是有人說他願意做一個大元帥，有人說他願意做百萬富翁……輪到我時候，大姐忽然大笑起來，說：「×××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輩子一定願意做一個女人！」大家聽了都笑得俯仰後合；當著許多太太們，我聽得有點不好意思，我也笑著反攻說：「方大夫，我知你下一輩子一定願意做一個男人」。方大姐說「不，我仍願意做一個女人，不過要做一個漂亮的女人，我做交際明星，做一切男人的戀慕的對象！」。她一邊說一邊笑，那些太太們聽了紛紛起立，哄笑著說「方大姐，您這話就不對，您看您這一班同學那一個不戀慕您？來，來，我們來敬您一杯酒」。我們大家立刻鼓掌助興。方大姐倚老賣老的話，害了她自己了！於是小孩們捧杯，太太們酌酒，方大姐「回聲不獲」，大家笑成一團。結果是滿酒不入的方大夫醫生，那晚上也有一盞醉意了。

盛會不常，佳時難再，那次歡樂的集會，同班們三三兩兩的天涯重聚，提起來都有些悵悵。事後，我這在北平，心裏煩悶得很，到醫院裏去的時候，方大姐常常深思的皺著眉對我們說：

「我呆不下去了。在這裏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們都走罷，走到自由中國去，大家各盡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筆，我們用我們的一雙手，我相信大後方還用得着我們這樣的人！」大家都點頭。我說：「你們醫生是當今第一等人材，我還拿筆桿的人，做得了什麼事？假若當初！」大姐正色攔住我說：「×××，我不許你再說這些無益的話。你自己知道你說

馱馬夫的生活

會昭掄

我目前所居上（貴州、西康三省及四川省的一部份）全屬山嶺地帶，在公路未通以前，貨物運輸全賴馱馬和騾子，尤以馱馬為重要。抗戰四年以來，西南公路網大體完成，多數後方重要城市，已可由汽車直達，但是因運輸繁榮，馱運的重要性不但未見減少，而且反有增加的趨勢。伴着公路運輸的發展，舊日的馱馬大道同時也更加繁榮起來。

在公路公路的地段，公路與馱馬大道（在西康市部及雲南北部多稱「馬路」），大部份不是合在一起，便是平行。但是公路的坡度不能過大，而馱馬則可翻山越嶺，因此，許多地方的公路繞山行走，或者盤旋上下，而「馬路」即是直上直下，徑過山嶺，不用轉灣，所以路較短捷。雖然有些時候，這樣反而走遠。公路係以砂石築成，「馬路」却大都是鋪着石板或不規則的石塊，作為路面。路邊的旗幟驕驕，祇有石

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華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們出世，還指導他們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裏找出無限的滋養料。她正在造就無數的將來的民族鬥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回到故鄉重慶的時候，我能對她說：「姊大姐，下一輩子我情願做一個女人，不過我一定要做像你這樣的女人！」

馱馬吃些最粗糧的膳食，勉強運飽了事。上路的時候，多半自己帶着米和路菜走。晚上宿在馬店當中；因為祇要有馱子在，馱夫馱馬店是不需要錢的。店主計算店錢，係按馱馬數目。這筆錢和馬草錢，都歸馱馬主人担負。

雖然有時供人騎，馱馬的主要用途當然是馱貨。無論馱貨或坐人，一匹馬後跟一馱夫，總是很不經濟。普通都是一個人管三四匹馬。上路的時候，大都纏纏結結，幾十匹馬一起走。管馬的馱夫，如果不止一位，中間必有一位頭頭的。處在這種職位的馱馬夫，普通叫做「馬哥頭」——本地人說說了作「馬骨頭」。馬哥頭多半一方面管他管內的幾匹馬，一方面指揮着同伴的其他各馱夫。凡任馬哥頭的，不是馬幫主人本身，便是資資較老經驗較富的馱夫。

現在的物價雖然高，馱馬夫待遇却仍十分可憐。像昆明至會理路上馱馬夫，普通一月薪俸不過三十餘元，吃住都要自己來管。馬哥頭如果是雇用的，待遇當然要好些，但也沒有一個不叫窮。像通遠至源南的待遇，目前每天

爲着這一點滴的酬報，馱馬夫該做的工作是些什麼？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勞苦真是驚人。一聲上路以後，不管晴雨冷熱，每夜四更就得起來喂馬，喂完了略睡一下，天亮又得起身，趕馬起程。如果所馱的是客人行李，還得帶馱子。一路馱着馱子，爬山坡，踏泥漿，涉溪河，聽聽不歇東西以外，受盡了一切馬所難逃的罪。一直要過中午，方得歇下打尖，喂馬後休息一兩小時。下午的行程，多半較短，歇店歇得很早。除非萬不得已，多半是在太陽還高的時候就歇下了。從那時到天黑，乃是馱馬夫的黃金時刻，可以比較地自由。到了傍晚，又得替馬煮豆子吃，因為馱馬是不能專門注活在草上面的。經過了一天辛勞，夜飯以後不得不呼呼睡去，明天再來這麼一套單調的生活！

馬店是馱馬運輸上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專門

預備馬幫來投宿的。在這種路上，有「人店」和「馬店」的區別：「人店」專門歇人，就是普通的旅館；「馬店」則以歇馬為主體。騎馬的客人與歇馬的馬夫投宿馬店，照例不收宿費；其他旅客（步行或坐滑竿的）則需納「號錢」。馬店的建築，普通是一座兩合成四合院子。圍牆之內，前後兩面牆各有一排房子，其間隔着一個頗大的長方形院子。左右兩側，有時並無建築，有時則各有房一間。所有的房間都沒有窗子，光線全靠那從院子裏射進來的。靠後牆的一排房子是主人自己的住室和廚房。房子多半兩層，上層作吊樓形式。廚房為方便起見，總是設在樓下；住房則有時設在樓上，有時設在樓下——設在樓上的時候，下面一層都很低，並不住人，不過拿來堆雜東西。這排正屋的對面便是一座吊樓式的大間統房，走上走下須用活動樓梯。這房上面堆着馬草，下面安有馬槽，預備繫馬喂馬之用。歇馬夫以外的客人，便是睡在這種吊樓上，將草掃開一條就鋪鋪。左右兩側如有房子，也和這房子一樣的功用。此種堆草的房間，大都向院，所以倒不太暗。在塵米的棚城，所謂馬草便是稻草。馬店主人將草收來，紮成捆子，按照市價賣給歇馬夫。每天晚上，主人拿一把很大的切刀，將草捆切成短節，放在馬槽裏讓馬吃。

院子是堆「歇子」的地方。一到馬店，歇馬夫便將歇子卸下，排在院中。晚上他將一床毛質的馬毯，鋪在歇子上，當作床鋪。如果剛看下雨的話，那馬毯好自認活潑了！

馬店並不賣飯，但看客人願意，也可以向主人買得飯吃。辦法是問他買幾升米，要若干菜（如果他有的話），委託他煮，按價算錢。因為人畜無慮，馬店裏面覺得可怕。院子當中，滿積馬屎馬尿，難於掃足。一進大門，便覺各種臭味一齊上蒸；惟一的救濟乃是糞尿分解時所發出的臭氣！夏秋兩季，滿院子臭氣亂飛，見人買得飯吃。辦法是問他買幾升米，要若干菜（如果他有的話），委託他煮，按價算錢。因為人畜無慮，馬店裏面覺得可怕。院子當中，滿積馬屎馬尿，難於掃足。一進大門，便覺各種臭味一齊上蒸；惟一的救濟乃是糞尿分解時所發出的臭氣！

讀方湖師所撰謝晉元傳題後

黃墨良

萬古浩劫	斯民誰不死	死者千萬人	傳者獨人矣	在宋文丞相	正氣光會史
在明史閣部	捨生殉國恥	今之張自忠	亦號奇男子	更有謝晉元	赴義天下美
誰謂漢無人	種性昭萬祀	國難如可捐	請視此哀誄		
桓桓謝將軍	膺命守四行	孤軍八百人	奮勇射天狼	親刃兩倭寇	心雄氣益張
親者賊心目	歡呼有欲狂	國軍已後撤	誓死守國疆	漢倭不爾立	要為樹綱常
乾坤有正氣	中華萬代長				
娟麗誰家子	觀勇魯國旗	青天耀白日	行路皆涕淚	白日照乾坤	遠心益悽其
青天無塵滓	鑿此心不移	壯哉楊嘉敏	建勳偉且奇	覺明巾幗士	志切拯國危
婦女且如此	遼橫能殲時	殞盡何所求	但求併與賊	海民感忠義	靈食羅盡棄
將軍氣盡呼	守死職所當	自助人必助	多助國必昌	內協外多友	國威庶運籌
英兵贈麵包	感動流遠方	高義安可忘			
饋食事雖小	高義安可忘	奮身彈雨中	切齒填東嶽	倭寇如厲鬼	倭機似妖魔
戰士守倉庫	之死矢靡它	存者仍操戈	誓屍亦填委	血染蘇州河	元戎信戰士
驅士相枕藉	存者仍操戈	揮淚徒悲歌	由來多股頰	不見林丹九	守節身獨完
將軍用此邑	壯心亦同丹	北向端海岱	置國誓石安	及其任掩護	尚整明衣冠
倭寇何卑劣	好賊何凶殘	血濺孤軍營	忠貞增永歎		力盡勇不降

塞下曲 周仁濟

黃沙漫塞漫漫漫 西馬秋風下玉關 唱得鐵歌三四曲 梅花一夜滿天山